

耶吾知其了了諸緣而嗒然乎歸休也

紫陽真人祭無欲真人

維大蒙古國歲舍乙卯正月己亥朔二十三日辛酉友生河南
漕長兼廉訪致仕奉天楊奐謹致祭于無欲真人開元天寶若
吳尊師性質高鯁克愼攸履嘯月吟風嵩少之趾所與善者惟
李謫仙孔巢父爾若張志和號立真子浮家泛宅逍遙卒歲寓
意於魚釣不設餌曰陳少游實觀察使曰顏魯公乃州刺史杖
屨往來迄今傳之以爲勝事矣也何人浪名進士職非顏陳才
非孔李巖穴素契洞真無欲兩翁而已旅舍京華適癸之巳天
兵南渡喋血千里十二都門閉而弗啟一死一生誓言在耳頃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五

翼集三

承驛召入長安市洞真羽化吁亦久矣真人既見傾寫底裏曰
電射人徹曉不寐青山滿眼簿書紛委盛夏五月腦瘡作祟夜
半託君萬有不諱朝殞朝葬暮殞墓瘞大限未終勉強而起真
人入燕遽然狀世倏聞訃音老淚如水玉骨北還臥病桑梓剝
啄荆扉尺書踵至白馬素車遠涉清渭三奠生荔少酬知己儻
念宿昔能不監止再見無時伏惟尚饗

佐立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

虎巖趙著撰

公諱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瀛王道之後賦
性明敏業進士年甫弱冠府薦入京師就住太學兩赴內試不

中適崇慶兵亂還鄉以詩書自娛不復爲舉子計本州節度使
奧屯肅請攝教授事公辭以不能大兵西征公因北渡寓德興
深居不出歲癸未長春宗師自北闕迴道過焉公以其平昔聖
學浸灌之故至是爲真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已之天機立
應於內鶴鳴子和森不可禦尋卽願奉几杖列門弟中乃先謁
真常真人爲先容真常一見莫逆於心遂引見焉宗師亦不以
常人待之旣還燕一夕指公謂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
持吾玄門後事也公默然銘於胷中後數載宗師將歸真宅眾
乃以嗣事爲請師曰我之託付伯通知之矣不必復言長春仙
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闢以來未有今日之盛長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六

翼集三

春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在君豈非天乎請毋多
讓遂集道眾并達官貴族天下大老便宜劉公之屬就迎於所
居之靜室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參戶而入扶至堂
上使眾羅拜堂下名位旣正玄風大振公之力也至乙未清和
因祖庭事往闡教於秦晉之間默遺公手書云予年邁而往矣
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况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
來汝當果斷時不可不順公得書乃自念言真常攝行此事已
十年知之者不惟玄門道眾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蓋
天也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丁酉清和承詔還宮公乃取元
初立清和彌縫扶護之禮按爲典故而行之遂立真常旣畢清

和乃以歸老之計逍遙於自得之鄉真常乃以無礙智慧進服教門之重任輔茲二真人終始進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詔教授胄子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弟中選性行溫恭者如其數爲伴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固有之地日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德見稱於士人又勸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爲宣聖廟命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廟而守祀之又創建五嶽觀及道庵十餘處爲道眾修進之所庚子冬十月京兆太傅及總管田侯等請清和改葬重陽祖師以公爲輔行自燕至秦三千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七

龔集三
又文川

餘里凡經過道家宮觀廢者興之缺者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爲之記使刻諸石者亦十二三焉祖師葬事旣已復從清和還宮戊申真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欄紫服遷充教門都道錄權教門事仍賜以今號益嘉之也及將立玄學公復以作成後進之心而資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二十三日示疾卽真享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葬之五華山之西南原禮也化之明日著因以祭文致奠禮於靈柩前門人薛德琚姚志玄執公之行狀求爲墓銘將刻石以表之著辱公之交爲最厚因知公爲最詳故不辭而爲之且真常之於此老一相遇便懽若平生遂引致博大真人門下同著道家冠服又與築室於宮之右而居之

比至物化三十五年之間其相與往來者梁運使斗南陳翰林
秀玉吳大理卿德明輩每論及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許之
其雅量高致爲可知已歷觀三代宗師所行之實跡則是靡有
一事不相咨問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於化前後凡十數日數
相往來於似夢非夢之中豈亦各人胷次真理融會之地別有
相得於形聲之表歟何其誠通氣合物莫能間而至於是耶或
者往往竊議謂同出身於儒之故茲蓋囿於私智之所見也化
之後真常祭之曰與公相會三旬有五不交以勢不聚以富憶
初相見無言心許公今假化境出非人生死示跡孰知其神此
豈囿於私智者之所能及也哉予故斷之曰如其不然烏得爲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八

翼集三

寂照乃銘之曰

堂堂佐玄博大無偏止水應物不隨物遷禮服智燭仁宅義路
才德雖兼時則不遇華門圭竇終日如愚窮通有別聖道豈殊
忽遇長春星拱北辰一惠發藥德因日新孔廟躬修武廟繼朔
文武之道將行有望公之所開豈小補哉贊成玄教亦卜大來
荆金趙璧光而不耀英華外發誠明內照昔日非熊今學猶龍
彼此一時不謀攸同刊之金石磨滅有終盛德流風云胡可窮

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

太原虛舟道人李鼎撰

公名志源字德清號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單氏大定末遷萊